

纸玫瑰

Paper Rose

冷情◎著

来世
我 不 会 再 爱 任 何 人
因 为
今 生 爱 你
已 把 我 所 有 轮 回 的
情 和 痴 耗 尽

长征出版社



J247.5
883

102682

纸玫瑰

冷情 著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雨生
封面设计：蒋宏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纸玫瑰/冷情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4
ISBN 7-80015-978-7

I. 纸... II. 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9039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北京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1 印张

288 千字 印数：00001—50000 册

定价：18.80 元

ISBN 7-80015-978-7/I·236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这部小说是用章回体的形式写成的，而它的作者却是一个很年轻的人。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几年看了许多高中生、大学生写的小说，感觉上是这些小说十有八九都是西方的路数——西方的主题、西方的情趣、西方的格式、西方的叙述，不太容易看到有人从中国传统小说那里淘得一点精神来建构他的文字世界的。看到这部小说，就觉得有点新鲜。

由于国家实力的原因，中国在漫长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弱势状态。这个状态很糟糕，一旦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对自己的一切就会失去自信心。这个世界奉行的是强权法则。谁厉害，谁就有所谓的话语权，谁就有话份。而谁处在弱势状态，谁就没有说话的地方。你若不自觉，也要参与说话，人家就会瞪你一眼：“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强者，没有道理也有道理，而弱者有道理也没有道理。都说“强势文化”、“弱势文化”，其实这个说法很不可靠。因为并非是文化的强与弱在决定话语权，而是实力——硬碰硬的实力，经济的、军事的、科学技术的实力，是这种实力在决定话语权。如果没有这一点认识，那就更糟糕了，因为那样你就会将你没有话份的责任归罪于你所接受的民族文化和你的民族传统，这就有了一种可能：你所背弃的文化恰恰是最优秀的文化。这样一来，你不仅依然没有实力，还丢掉了丰厚的文化遗产，那时你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弱者了。实力，其实与文化无关，实力只是与制度有关。这个道理未必有多少人明白。由于如此，我们在实力面前就会心虚——心虚自己所在的民族文化——文化环境、文化氛围、文化语义，甚至是文化符号。这些年我们所进行连绵不断的所谓的文化反思，不正是如此吗？我们对我们的先人们创造的东西产生了深刻的怀疑，继而产生了强烈的背弃的欲望。我们将头完全地扭到了一边，这时，我们的眼前也就只有西方了。我们不去说其

001

纸玫瑰

心香七瓣·墨香卷

他方面，仅从小说写作一点上就可看出我们的这种背弃。

小说怎么写，其实没有先验的法则。这几年，我常与西方的小说理论打交道。当我看到西方的学者将西方的某一个小说技法进行津津乐道的阐释时，我就会想到许多我们中国的小说技法。那时，我就在想：凭什么说你那个技法就值得如此去说道，而我的这些技法就无人问津、无人理睬？这时，我看到的并不是这些技法的高下，而是实力的高下。我就在想：如果我的国家是一个实力举世无双的国家，我就有力量来制定这个世界上的小说写作理论与小说写作的若干道理，这些只属于中国的小说技法，就会被认为是合理的，高明的，别具一格的。

这部小说的作者，采用章回体的写法，是他对中国传统小说乃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态度。我一直对包括章回体在内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写法存有敬意，虽然我本人在小说写作中未能一一使用这些写法。有时也想试一试，但发现中国小说的这些写法是很有难度的。比如说诗词与散文相杂，再比如我们现在所说的章回体，不是你想弄就能弄得了的。你就写不好那些自然插入的诗词，就拿不下这章回的题目——那章回的题目，就是需要功力的。章回体小说的题目，就已经是小说的一道风景了。

这部小说的作者对中国古典的尊重与亲近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书中一些地方不免有掉书袋的嫌疑，但也体现着作者的阅读领域、阅读兴趣与阅读境界。再说，掉书袋也不算是一个短处，关键在于怎么掉。我在分析钱钟书的《围城》时，就在这一点上与人争执过。我说，正是在那些地方，显出了钱的智慧，若将那些地方干净地去除掉，一部《围城》也就黯然失色了。国外那些大师中，掉书袋的有的是。

这部小说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是他的一个起步。对于小说写作而言，他还有许多功课要做。他将自己的小说连在中国文化的血脉上，也许正是他日后的创作能与他人的创作区别开来从而找到自己的一席位置的聪明选择。

2004年2月22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序

开辟小说创作新时空

秦雨佳

综观近几年国内青春小说创作，从郁秀到韩寒，再到郭敬明，从《花季·雨季》到《三重门》到《幻城》再到《梦里花落知多少》，销量一路看涨。在大家惊叹这些少年作家飞扬的文采时，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小才子的作品为我们带来了什么？他们创新了什么？他们在追求着什么？从《花季·雨季》的“文以载道”式的情节描写，到《三重门》式教育的挑战书，再到《幻城》式的奇幻武侠。如今号称天才的已经显露出平庸，老练称道的也越写越幼稚，唯美著称的也有流于调侃的趋势。我们不禁要问：“他们在走一条什么路子，他们曾坚持的如今是否还依然在坚持？”初出道就光芒万丈，后无以为续本身就是创作者的悲哀。我们透过华丽文字，在纸背上分明都清清楚楚看出“浮躁”两个大字。在所有这些青春小说创作者中冷情也许算是一个特例。

冷情在高校校园完成校园三部曲《纸玫瑰》、《象牙塔》、《水晶痕》。《纸玫瑰》写的是“憧憬”，《象牙塔》写的是“就业”，《水晶痕》写的是“婚姻”。其中《纸玫瑰》大胆采用古体诗词回目，但与鸳鸯蝴蝶派小说回目又有本质的区别。《纸玫瑰》的回目是对小说本身的暗示，这种功能前后纵横，是冷情对新格式的创新和尝试，小说中穿插着冷情个人创作的诗、词、曲、歌、行。读《纸玫瑰》如同漫步花径，时而有娇花探进小径，细品之，盈香满口，是一种意境享受。略举几例，在小说下半部，《水调歌头》中有“情深笺难寄，托明月传语，约幽梦相见”，寥寥几句，深得宋词意境之妙；开篇有《怀古》诗：“五湖四海漫疏狂，路见不平剑轻扬。世间无限豪情客，醉认他乡是故乡。”犹有盛唐诗之洒脱与气势。

冷情在文体上的贡献在于他将调侃和诗情画意这两种势同水火的因素进行了融合。《纸玫瑰》中大大小小的人物在内心都拥有自己的

CCP
纸玫瑰

心香七瓣·盈香卷

一份憧憬，每个人都曾与梦想切近过，无奈，又越来越远了。冷情在尝试把一种韵古情怀，唐诗之神韵，宋词之意境，元曲之幽趣融入作品，又把汉赋那绵绵长句转化成类似西方意识流的心理脉动。冷情在作品外曾说过一句引人深思的话：“汉赋是世界上最早的意识流。”简单的一句可令人感觉到冷情的努力和求索，他在将中国古典审美与西方小说创作技巧进行融合，并推陈出新，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境界。

从某种意义上讲，《纸玫瑰》至少值得我们读两遍。我们可以沿着情节读第一遍，因为冷情在小说里刻画了许多可爱的人物：优柔寡断而又多才的“摇摆”式人物林夕、天真娇痴的伊静、绝丽的“醋娘子”云卿、冷艳的“曼舞公主”慕容雪等等。读到最后我们会发现《纸玫瑰》中洋溢的那种才情值得我们怀着另一种心情再去细读，在空灵的境界中去倾听梦碎的声音。

在我们惊叹于冷情创作的文化底蕴时，冷情突然风格大变，创作了《纯真碎片》。这是一部很奇怪的小说，尤其是它的结构。三条主线错综复杂，完美交织，一条线是主人公的现实生活；二条线是主人公对回忆的追索；第三条线是女主人公秦若涵的日记，是另一种眼光对那种生活和那段爱情的重新审视，体现命运的捉弄和时空的错位，扣人心弦。

冷情仿佛是一刀功精妙的大师，小心翼翼把一个凄美的完整爱情故事分割成几百个碎片，然后用一种奇异的方式穿缀起来，只有读完，才可以了解整个故事。小说从一开始就层层铺垫，使整个小说呈立体状，悬念丛生。我们不禁忍不住惊叹：“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冷情坦言自己要不断地求新求变，不断挖掘小说的可延伸因素，重复自己本身就是创作的毒药和死胡同，只有在求索中取悦自己，才是一生进取的动力。他说他在以后的创作中要不断引入永恒的东西，比如人性、错位、重复、隔代。他的目标就是建造一座真正属于自己的小说宫殿。第一步就是完成时空小说的探索。

通过冷情另外两部长篇小说也足见这种求索的轨迹，如表现“人们在各自的时空里各行其是，却总用一种微妙的方式错综复杂地影响着彼此”的《逆时空》，暗示“几个自以为活得轰轰烈烈、明明白白

的男女，每个人都有一段隐秘封锁在另一个人的心里，却不自觉”的《我不知道我是谁》。

无须多言，冷情隐居在属于自己的小说王国里，以创新为乐事，总用异样的感动，令人回肠荡气。愿冷情珍惜自己的创作才华，写出越来越多的好作品。

2004年1月18日于鲁迅文学院

005
纸魂
心香七瓣·盈香卷

引子

爱情是一群痴人的游戏，理智的人会玩得很生硬。

如果真爱一路走来，没有任何风雨阻隔，会不会变质？

下辈子我不会再爱任何人，因为今生爱你，已把我所有轮回的情和痴耗尽。

哥，当你收到这封信，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可以结识你

你送的“相思同心”我一直珍藏着，我希望终有一天它会灵验。我还是失去了你，我不知道在大学你究竟和谁在一起。雪姐姐也好，别人也好，我从没有想过要管你什么。小芳她们说幸运星是最好的祝福，我已经为你叠了268个。对不起，哥，我没有完成它。我知道配不上你，所以一直在努力，但我不知道你究竟要的是什么。我只有凭着感觉去靠近你。我给你买了一本诗集，希望你可以喜欢。还记不记得我们一起看电影？来生我买好票，还在那台阶上等你好吗？

小静

诗集摔落在地，清风翻页，一句“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一闪而过。林夕泪如潮涌。一旁秦玲默立。伊静这些遗物并没有寄出。一切来得太突然。

心如皓月凌霜傲 难似旭日彻当空

林县地狭僻远，名扬四海的穷。打工仔遍布天下，乡音盈满神州大地，衬得邻县优越感倍增，宛若穷人围观乞丐。如今与旧社会不同，不至于穷到流离失所，卖艺卖身。家家户户还是各有经念。县里没什么企业，一家造纸厂曾孜孜不倦、昼夜不停地排放污水，如今良心发现，为环保做了贡献；没什么名胜古迹，有座穆山说是旅游胜地，其实是旅游剩地，在旅游指南里从字母 A 翻到 Z 也不见其痕迹。传说穆桂英曾在这里打过仗。她守敌的那几面城墙——是用石子砌成的——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用玩家的玩意儿也能守住西凉军，如果是飞将军李广恐怕连只蚂蚁也守不住——瘸腿的蚂蚁用不了一刻钟也可以占领这片高地。山秃得像是被最蹩脚的理发师算计过。山脚下有孔流泉，前几年还可以高唱沧浪之水，如今像是经常有贪官在这里“洗”心革面，成了乌贼吐墨运动会的现场。此时就是最固执的女孩也不会再坚持说女人是水做的。水上漂浮物像卓别林戴着黑礼帽在流浪。一个地方穷到什么地步，只看建筑物就一目了然。林县街道两边高楼平房参差不齐，像大米混砂，令人不舒服。林县养不起大酒楼，只繁荣了街头小吃——各省在这里都有“大使馆”，像什么江西米线、兰州拉面、安徽白吉馍……而像温州乳鹅、扬州蜜粽、上海玉丽酥、北京烤鸭在这里是比灵山都遥远的传说。

林村街道标新立异，九曲八转如供醉汉专用，安然驰过可以直接拿驾驶证。新潮文化冲击不到这里，加足马力冲过来也会被视作愚昧，村民坚贞不移地守护着传统。时光流逝，岁月无情，祖祖辈辈守着一亩三分地，经历着丰收与灾害带来的喜怒哀乐，

品味着生活中零碎的酸甜苦辣，活过了，村头那片乱葬岗，是惟一归宿。每逢出殡总在深夜，炮不鸣号不吹，偷偷掩埋，与火葬政策不共戴“地”。

林家胡同有七户人家。平日，乡邻间闲言碎语，勾心斗角，表面却一团和气，相亲相爱。夏夜时，大家闲坐一处东聊西侃。当然国家大事与之无缘，也有人说起硝烟滚滚的美伊战争和无硝烟的非典，但都是酸奶般不能放的东西，是陈旧得长老人斑的话题，皱纹深得像战壕。大多数人信基督，攻读过《新约全书》，学贯中西，钱钟书也自愧不如，知道上天堂需要每天念几声阿门，比李洪志那傻家伙强多了，总神经质似的以为自己的肚里是法轮制造厂。她们知道上帝六日创世纪，还能预测世界末日，和亲戚朋友共用一个父亲——都是耶和华的子女。

林父，林玉宝——林黛玉和贾宝玉被拆散时，可能绝想不到会在他的名字团聚，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多年前的高中毕业生，当年连书包也买不起，只用白布包几本书，跑向十里以外的县中上课，功夫从来只负有心人，有志者自古事难成，因文革影响，大学门槛太高，要迈进还需要架云梯，林父就被耽误了。多年来，林父一直在一家小工厂安心做小会计。在十年前，林父的职业是座三宝殿，亲戚朋友逢年过节就登门造访——借钱。林父担心无法偿还之余，飘飘然也有一种坐办公室的优越感。近年来，周围想发财的已经满身信用卡，想升官的已经熟练地挪用着公款，流浪的光棍汉已经金屋藏娇，连街头乞丐也已开始盘算开乞讨分公司，林父却还是那个小会计。林父职业所关，打一手快算珠。林母是标本式农民，心上也有小算盘，口头上最西施，背地里最金莲的都是她。每当林夕拿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成绩单回家，林父发完脾气还会用“亡羊补牢，尚且未晚”的古训劝导。至于林母的唠叨，更是“天下第一快刀”，无坚不摧，多雄厚的意志在其攻击下都会宣布破产。

林夕所在学校号称县城第一中，这种号称照例要打折扣，像三国时曹军伐吴号称百万，而历史考证却只有15万左右。林县私

立高中如春笋满地萌芽，拉走了许多优秀生。林县电视台每天只会做广告，一集电视剧最少也被斩成三四段，并且都是烟酒广告。广告魅力无穷，林县酒鬼打架、烟鬼放火事件多了几成。县一中为在竞争中胜出，来电视台登广告：金色七月，这里是您考取名校的惟一选择。言下之意，清华北大也对它情有独钟，只在这里招生。也许那些清华北大生全都忘了，无人承认县一中是母校。但这广告词不失一则预言。

县一中学生早恋成风，至少九级十级；成疯，精神病专家也束手无策。现代学生早熟得可怕，果树学会这本领，肯定能卖一个好价钱。学生只顾卿卿我我了，把头痛全抛给了家长老师。感情都加了催化剂，心理器官比生理器官发达。小学二年级就会讲外语“I love you for ever”，把言情剧中的对白背得滚瓜烂熟。他们开始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化连理枝”时，恐怕还不知是谁的诗句。一到夜晚，操场上走动的都是有爱心的学生，暗角里都是爱的足迹，空气里盈满了甜言蜜语。学校领导秉着鲁迅“救救孩子”的遗言，时常打着手电筒棒打鸳鸯。估计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也没被上帝这么骚扰过。

林夕的性格属于婉约派。此派从宋玉悲秋到林黛玉葬花源远流长，擅长多愁善感。他喜欢文学是从武侠小说开始的。可见坏种子，未必会腐烂到底，也许会结出好果实。从白羽、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到古龙、温瑞安，喜欢其中的侠骨柔情、刀光剑影。山珍海味吃久了也会烦，林夕渐渐从通俗中看出了文采，开始欣赏梁羽生、金庸。事实证明并不是只有婚姻需要媒人。林夕看多了梁羽生——梁作品中颇多辞赋——开始移情于古典文学，在武侠迷们追捧黄易时，他已经在抱着唐诗宋词全集狂啃，几年下来自觉见识高于侏儒。飘飘然间，信心（也许算无知）膨胀，渐渐以为总有一天会梦笔生花，挥洒文字。想到十万八千里之外，还幻想问鼎一下诺贝尔桂冠。看来年轻人都是拜井底之蛙为师的。初时只是内心一粒种子，年少轻狂为土壤，热血沸腾作灌溉，这份幼稚竟也萌芽、成长起来。林夕开始留意东西方文学：

黑塞、里尔克、泰戈尔、川端康成、雪莱等名家像糖葫芦一样被岁月这条光棍串了起来。书中虽然没有颜如玉和黄金屋——这就是东西方差异，像培根只讲治情不会像中国古人这么无聊——却有的是精神境界和异国情调。马克·吐温、欧文的幽默令他笑对挫折，万般委屈只一笑。尼采、黑格尔的哲学令他多思，不再意气用事。歌德、拜伦的诗歌令他耳目一新，觉得中国诗真是“戴着镣铐跳舞”，而西方诗是插上翅膀飞翔。中国什么东西都讲特色，让外行人干瞪眼不知所云。西方作家像坐在星级酒店点菜，而中国作者只会像乡巴佬窝在角落啃窝头。中国拿来当法宝的中庸之道通不到欧美大陆，资治通鉴也不是通通看得见，至于二十四史，瑞典文学院的那群老头子没有一个在中国留过学，如听天文。他们当年学的支那学在中国早废弃了。中国“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好句，翻译出来却意境全无。看来中国人虽然聪明，创作者们却呆木。他们永远学不会像莎士比亚去写人性和生存，像托尔斯泰去写阶级和斗争，像雨果去写爱情和艰险，像马尔克斯去写魔幻和灾难。只能看着外国作家天马行空，自己写总结录。中国式的爱情一贯扭扭捏捏，在外国人眼中肯定像玩家家，中国处世之道是方方正正，看起来不免做作。中国战争不乏英雄，却是只见白骨，不见血肉，爱情的轮船翻过不少，也没翻出个泰坦尼克号来。中国的昆剧很动听，道德修养极雍和，洋车拉了半个世纪，至于饭店门口拉客也格外起劲，却拼凑不出个昆德拉来。听说非典蔓延各国，是世界潮流，只是那年头这病还没有在广东冒头，未免浪费了一个好体裁。

据说，音乐与文学是孪生姐妹。林夕用情不一，对小姨子也有兴趣。翻箱倒柜，五音竟凑全了，从泡文学时间里，分出一半追求音乐。年复一年，阳春白雪不懂，流行歌曲倒学唱不少。音乐常识一问三不知，倒是港台明星绯闻记住不少。其实想记不住也难，只怪那些人太能折腾。某明星每年有绯闻三百多次，几乎能当日历。香港男人胸怀宽广，能同时容纳几个女人，香港女人精力充沛，能周旋与众男之间。拍拖像吐痰，离婚像洗澡。

林夕是织梦高手，不像有些人一生只拥有一个梦想，梦破碎，人生也拜拜了。他有过太多梦想，梦灭了一个又一个，失意一次再缝补一次。林夕天生消极，对现实充满不满。他看到如今警察土匪难辨，官场如包拯脸，也会豪情干云天，希望能出人头地，好好治理一下，渐渐看多了，虽不至于同流合污，却愤慨器官麻木，像归人走惯了夜路。

如果让他选择，他宁愿生活在唐朝，那时对酒当歌，一杯清茶品人生，斟满月光酿诗情，是幻梦中的上等境界。他拟了首怀古诗《逍遥游》：

五湖四海漫疏狂，路见不平剑轻扬。

世间无限豪情客，醉认他乡是故乡。

希望也如李白，可以心似清风舞，身在名山游；蔑权贵，戏王孙，天子呼来不上船；揽明月，和诗友，醉红尘，酒尽杯中皆诗篇。只是现代社会没有机会让人潇洒来去，这些雅思只能客死他乡，只能在诸子百家中见伦理，楚辞中悟神伤，汉赋中找才情，唐诗中寻佳句，宋词中觅意境，元曲中看幽趣。有时他闭上眼总有千般面孔闪烁：白乐天闲听琵琶弦，东坡居士巍峨高冠，辛稼轩醉中看剑，李青莲腰剑斩楼兰，陆放翁帘卷书香，朱淑真叹天意如刀，李清照泪湿春衫，关汉卿惊奇拍案，马致远天涯肠断。而睁开眼却是现代底层人为了生活四处奔波，上流社会灯红酒绿，少了一份幻想，割舍了一方蓝天白云，了然无趣。

林夕这种古典情怀只能埋藏心底，偶尔泛起，也是默默压抑，毕竟他不傻，怕人笑是白痴。只把心怀付之一首《凡人歌》：

笑里藏刀绵里针，人前人后两区分。阴阳神变皆可测，
不辨人间笑是嗔。勾心斗角暗中奸，私心深妒笑颜欢。
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早达笑弹冠。黑白颠倒自寻常，
争叫众生作色盲。明明春媚花千弄，却道浮心正凄凉。

环环相扣人情网，一纲松弛百目张。有礼千里不留行，
无理疏财四面通。官官庇护狼狽奸，月下谁人问何年。
纵有如来千番手，难遮日下是非天。患难齐眉面目憎
二奶小蜜惹心动。糟糠原配心烛黄，虚情乱种遍开房。
君前缠绵感心彻，君后又向他人热。离别有泪没些些，
海誓山盟总是赊。挽断罗衣留不住，挥手扬鞭各上路。
妾身哪是无情物，情深却在金银处。愿为万物之群首，
誓作众材之壮观。壮志未酬心先死，青楼楚馆度流年。
有钱能使磨推鬼，虽有坎坷舍命追。临终纵有身千万，
难买太阳不下山。柔情恒磨豪情志，情长气短总不是。
夜雨共剪西窗烛，看取彩笺多情字。奔波劳苦不自知，
暂歇脚步即是诗。鲜有雅人曲中寡，郁郁难平人笑痴。

几年后，偶尔翻起旧作，也不禁哑然失笑。看来愤慨如同法律文件都是过时不候。满腹牢骚只消耗一张白纸，几微克墨水。林夕总以为与众不同，始终也没做出什么壮举来。随波逐流几年，没什么长进，倒学会了感悟人生。心境老了几十年，自觉看破了红尘。虽没剃度，算是少林俗家弟子，也是俗到家的子弟——自以为大雅之人其实最俗不可耐。一知半解的看破最容易惹烦恼。一方面觉得人生无味——红尘已破，成败已成过眼云烟，不值留恋——一方面又渴望超越自我。林夕只是一个半成品，架在空中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一半感觉就算拥有又如何，一半又放不下，茶思饭想的感觉最难受，还算他意志坚贞不二，几年下来没搞出精神分裂症来。

情爱本须灵犀点 无端总被庸人扰

两年后，在大学寝室，林夕向慕容雪叙起如烟往事。他不知慕容那时也是别样心思。事后想想颇有些曲径通幽。

那年夏季知了叫得嘶哑，听起来颇摇滚。热风吹得人们要像气球一样飘飞。浮躁中生，偶尔一声汽鸣也像红铁一样炙烫。狗把舌头吐得如吊死鬼，像要和青蛙学捉飞虫。都市摩登女郎脸上多了一层防晒霜，大腿上又少了几寸丝布。但是男人的眼光并没有多久停留，关注的是韩日世界杯。那年竞争最激烈的是球场和空调。

杨新科出生时，他父亲就知四十年后新科超级 VCD 会被开发出来，用儿子的名字纪念这次技术革命。有其父必有其子，杨新科意识也比较前瞻，过早在黑板上方悬挂了倒计时牌，比香港回归都郑重。

这天，据计时牌显示距离高考还有 275 天。这种计时，好比告诉一个 21 岁的小青年还有 78 年活头，还嗅不到死亡的气息。也不绝对，已有学生开始废寝忘食，无情地侵略睡觉时间，挑灯夜读，梦也舍不得多做一个。吃饭也是风卷残云，无情地虐待着胃肠。

杨新科久久不来，班上沸如一锅粥。闲言碎语纷洒如漫天雪片。驾着舌头周游世界的，重温上辈子做动物时贪睡功能的，做时装物价探讨的，男女各有专攻。

林夕把《追忆似水流年》翻过一页，品茶般细读。小隐隐于

007

纸
魂

心香七瓣·盈香卷

山，大隐隐于市。喧闹中读书，别有异趣。

孟云飞仿佛自言自语：“唉，没办法，女人味发作了。”

这是孟云飞的名言：书卷气等于秀气约等于女人味。这句“论语”证明了一千年来的秀才们都在同性恋，“文化沙龙”也可以直接称为“女人俱乐部”。几个月前，林夕一首新诗《痕》获得了雏鹰杯一等奖。起初林夕只是写伤逝。后来被一些诗评家强解成是赞美那些四海为家的开拓者：

月光无痕，轻轻挽起天各一方的凝望，
却不知梦中是否还留有相思淡淡的胭脂色？
岁月无痕，红颜白发不复当年天真的面庞，
一句似熟悉似陌生的乡音能否惊醒埋藏深心的渴望？
流水无痕，拂去落花对时光的最后一眼思恋，
谁来告诉她明年的花季，离别过的枝头又是怎样一
份缠绵？
梦想无痕，蓦然回首中已把坎坷走成平坦，
谁又会记起那一张张在执著追逐中苍老的脸？

孟云飞就是从那时起开始说林夕言行举止香水味泛滥。而林父林母见儿子捧回奖杯，反怪他不务正业。在他们眼中徐志摩不及馍馍香，舒婷还不如满婷耐用——至少后者能除螨虫，刘半农连半个农民都不是。更令林夕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异类，又不愿费心解释。只有杨新科欣喜若狂，没想到这穷县土疙瘩里还能蹦出个美猴王，力促林夕参加新概念。林夕从来都以为文章写出来就像名字一样不真正属于自己。笔试时，林夕写了一篇诗论，自觉惊才绝艳，贯通了《词品》、《人间词话》，却不知有刻意堆砌之嫌。可能评卷时以为抄袭，所以得分极低，枉费了林夕十年来苦心钻研，一番精彩论断。气愤之下，高二分班时，他毅然报了理科。文学兴致自此大减，林夕原本就比男低音还低调，就连当年那首《痕》也是杨新科千叮咛万嘱咐才勉强写就，还是杨新科帮